



时间旅行者的妻子

[美] 奥德里·尼芬格 著 夏金 安磷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时间旅行者的妻子

[美] 奥德丽·尼芬格 著 夏金 安磷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旅行者的妻子/(美)尼芬格著;夏金,安璘
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618-4

I. ①时… II. ①尼… ②夏… ③安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0567 号

The Time Traveler's Wife

© 2003 by Audrey Niffenegg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5 by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988

责任编辑:夏宁

特约策划:邱小群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时间旅行者的妻子

[美]奥德丽·尼芬格 著

夏金安璘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4.75 字数 439,000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18-4/I·4469 定价 49.00 元

“钟摆上的时间只是我们的银行经理，
税务官，和警局督察；
而内在的时间则是我们的妻子。”

——普力斯特莱¹
《人类与时间》

¹ 普力斯特莱 (J. B. Priestley, 1894—1984)，英国剧作家、小说家。——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

爱复爱

有朝一日，
你会心情振奋，
欢迎自己来到
自己门前，进入自己的镜子，
彼此报以微笑，

说：坐这儿。吃吧。
你将再度爱上那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。
给酒。给面包。把你的心还给
它自己，还给那爱了你一辈子的
陌生人；你忽视了他，

而去注意别人；他深知你。
从书架上取下情书、
照片、绝望的笔记来，
从镜子上剥下你自己的影像。
坐，饱餐你的生命吧！

——沃尔科特¹

1 沃尔科特（Derek Walcott，1930—），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此《爱复爱》选自《德瑞克·沃尔科特诗选》，傅浩译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1月版。

献给

伊丽莎白·希尔曼·塔曼多

生于1915年5月20日，卒于1986年12月18日

以及

诺伯特·查尔斯·塔曼多

生于1915年2月11日，卒于1957年5月23日

引 子

克莱尔：被丢下的感觉真艰难。我等着亨利，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知道他一切可好。做等待的一方，真艰难。

我尽量让自己充实。那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。

我独自一人入睡，独自一人醒来。我经常走动。我工作到精疲力竭。我注视被一整个冬天的积雪覆盖的垃圾，随风飞舞。除非你停下来想这件事情，否则一切都依旧单纯。为何缺席总让爱意更浓？

很久以前，男人们出海，女人们为之守候，伫立海边，搜寻天际的轻舟。现在，我等着亨利。没有任何预兆，他就这么不情愿地消失了。等待的每分每秒，都仿佛经年累月般漫长。每个微小的时刻，如同玻璃沙漏里的细沙，缓慢而透明，每个微小的时刻，我都能看见，它们无穷无尽，汇聚成漫长的等待。但为何他的离去，我总无法相随？

亨利：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？

有时，像是瞬间的走神，接下来，你突然意识到捧在手中的书、红色棉布格子衬衫和上面的白色纽扣；意识到挚爱的黑色牛仔裤、栗色的就要磨破的袜跟；意识到起居室、厨房里即将鸣笛的水壶：所有的一切瞬间幻灭了。只剩下你像只赤裸的松鸦，独自兀立在乡间无名沟渠的齐踝的冰水中。你等了一分钟，或许还能突然重返书边，重返你的家之类的地方，经过大约五分钟咒骂、颤抖和想让自己立即消失的绝望，你开始漫无目的地前行，而最后总会遇见一座农舍，那时，你可以选择偷窃或选择解释。偷窃有时会让你被捕，解释则更加冗长无昧，因为解释免不了说谎，有时同样会锒铛入狱。天下还有更倒霉的事么？

就算躺在床上半梦半醒，有时也感到自己猝然站立，你听见血液涌进大脑，体验坠落时晕眩般的刺激，犹如芒刺在背，随即，手脚也没了知觉，你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了。即使稍纵即逝，你觉得应该有

时机抓住些什么，你的手臂也曾用力挥舞过（结果往往伤了自己，或损坏了房间里的贵重器物），然后你就滑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星期一清晨四点十六分，滑到俄亥俄州雅典市第六汽车旅馆那铺着深绿色地毯的走廊上。你的头一下子撞到某扇房门，于是里面的客人——一位来自费城的蒂娜·舒曼女士，开门后一阵尖叫，因为一个裸体男人正晕倒在她的脚下。你终于被一阵吵闹搅醒，却发现自己躺在郡立医院的病房里，门外一名警察正用他破旧的、充满杂音的晶体管收音机，收听费城人队的棒球赛事。老天开眼，你又被抛回无意识中，数小时后再度醒来，回到了自己的床上。妻子正探身看着你，眼神中充满焦虑。

有时，你满心欣喜，身边的一切都庄严壮观，金光笼罩，而转眼间，你又极度恶心，突然离去。你被抛在郊外的天竺葵地里，或是你父亲的网球鞋上，或是三天前卫生间的地板上，或是一九〇三年前后伊利诺伊州橡树公园里铺满木板的小道上，或是一九五几年某个晴朗秋天的网球场上，或是在各种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里你自己赤裸的双脚上。

感觉如何呢？

它像极了一个梦：你突然想要裸体去参加一场你从没有修过的学科考试，而当你出门时，钱包却忘在家里了。

一旦我去了那儿，就立即被扭曲成一个绝望的自我。我成为一个窃贼、流浪汉，成为一只终日奔跑躲藏的动物。老太太被我吓倒，孩子们惊讶不已，我是一个恶作剧，我是终极幻影，我难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。

是否存在一种逻辑，一种规则，掌控着我所有的来去往复、所有的时空挪移呢？是否存在一种方法，能够让我原地不动，让每个细胞都拥抱这当下的时刻？我不知道。也有一些线索，正如所有的疾病存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可能：过度劳累、嘈杂声音、压力、突然的起立、泛光灯——任何一件都有可能诱发下一场故事。可是，我也许正在我们的大床上翻阅周日版的《芝加哥太阳报》，手握咖啡杯，一旁的克莱尔偎依在我身上打盹，突然，我来到了一九七六年，目睹十三岁的自己在祖父的草坪上锄草。这样的情节，有的只能维持片刻，那情形

如同在汽车里收听广播时，费力地搜寻锁定某个频道。有时，我发觉自己被抛进人群里面、观众之间、暴民当中；同样有时，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落在田野里、房间里，出现在车上、海滩上，还有深更半夜的中学教室里。我害怕发现自己出没在监狱、异常拥挤的电梯和高速公路，我莫名其妙地来临，我裸露着身体，叫我如何解释得清楚。我从来带不上任何东西，没有衣服，没有钱，没有身份证。时空逗留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都在寻找遮羞的衣物，东躲西藏。幸运的是，我不戴眼镜。

令人啼笑皆非，是的，我所有的爱好都是居家的：舒适的扶手躺椅、平静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激动。我需要的一切都只是卑微的快乐：枕畔的一本探险小说、克莱尔金红色秀发沐浴后湿湿的幽香、朋友度假中寄来的明信片、融化进咖啡里的奶油、克莱尔乳峰下那抹娇嫩的肌肤、厨房桌子上对称的两个等待被拆的食品袋，我爱等到阅览者们全部回家后，信步走在图书馆的书堆之间，轻手划过列列书脊。当我被时间随意摆布，我对它们的思念犹如针尖一样刺骨。

克莱尔，总是克莱尔，清晨克莱尔睡眠惺忪、面容紧皱；工作时克莱尔把双臂伸进纸浆大桶里，拉出模具，这样那样地搅动，搓揉着造纸纤维；看书时克莱尔的长发披散在椅子靠背上；临睡前克莱尔用精油“噼噼啪啪”地按揉摩擦。克莱尔低柔的声音总在我耳畔萦绕。

我不想呆在没有她的时空里。但我总是不停地离去，而她却不能相随。

第一章

脱离时间的男人

哦；不是，因为有幸福，
这种某个近失的急切所赢。

.....

而是因为此在是多的，而是因为似乎所有
这里的，这消逝着的，都需要我们，这
奇怪地同我们相关的。我们，这些最最消逝着的。

.....

……啊，我们能带过去什么呢？不是那观望，那个在此
慢慢学会的，不是任何在此发生的东西。不是。

那么是痛苦。那么首先是困境，
那么是对爱情的长期体验，——那么是
根本不可言状的。

——杜依诺哀歌·第九哀歌¹

¹ 里尔克著，见刘皓明译《杜依诺哀歌》151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。

初次约会（上）

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，星期六（亨利二十八岁，克莱尔二十岁）

克莱尔：虽然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大理石，可是这个阴冷的图书馆，闻上去怎么有股地毯吸尘器的味道？我在访客登记簿上签下“克莱尔·阿布希尔，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点十五分，于特藏书库”的字样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纽贝雷图书馆¹，现在我穿过这条幽暗的、略有些阴森的人口过道，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仿佛刚刚梦醒在圣诞节的早晨，整个图书馆就像只装满美丽书籍的大礼盒。电梯缓缓上升，不是很亮，几乎没有声响。到了三楼，我填写了阅览卡申请表，然后走到楼上的特藏书库里，我的皮靴后跟在木质地板上啪嗒作响。房间里安静，拥挤，满是坚固沉重的大书桌，桌上是成堆的书，桌边围坐着读书的人们。高耸的窗子，透进芝加哥秋天早晨明亮的阳光。我走到服务台边，取了一叠空白的索书单。我正在写一篇艺术史课的论文，我的研究课题是：克姆斯歌特版的《乔叟》²。我抬头看了看这本书，填了一张索书单，同时，我也想了解克姆斯歌特出版社的造纸方法。书籍编目很杂乱，于是我走向服务台，请求帮助。正当我向那位女士解释我需要什么时，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头，落在正从我身后走过的一个人身上，说：“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。”

我转过身来，正准备再次解释一下我的需求，刹那间，我的脸和亨利的脸相对。

我哑口无言了。这就是亨利，镇静，穿着齐整，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年轻。亨利在纽贝雷图书馆工作，此时此刻，他就站立在我面前。我欣喜若狂。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我，稍显诧异，但很有礼貌。

1 纽贝雷图书馆（The Newberry Library），坐落于芝加哥城，1887年始向公众开放，针对人文学科，特别是西欧与美洲的历史与文学。

2 1896年由克姆斯歌特出版社（KelmScott Press）出版，全书印制时间长达23个月，内附87幅木刻版画，总共只印了438本。

他问：“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？”

“亨利！”我只能压抑着抱住他的冲动。很显然，他这辈子从未见过我。

“我们见过面么？对不起，我不……”亨利环顾四周，生怕读者或同事注意到我们俩，他迅速搜寻记忆，然后意识到，某个未来的他早已经提前认识了现在的我，这位站在他眼前喜形于色的女孩。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，他正在草坪上吮我的脚趾。

我试着解释：“我是克莱尔·阿布希尔。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……”我有一种茫然，眼前我深爱着的男人，居然对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因为对他而言，一切都还在未来。整个古怪的过程让我直想发笑。多年来，我对亨利积累的了解，此刻如洪水泛滥般涌上心头，而他却疑惑、畏惧地打量着我。亨利穿着我父亲的旧渔裤，耐心地考我乘法口诀、法文动词、美国各州的首府；在草坪上，亨利边笑边注视着我七岁时带来的特别午餐；我十八岁生日时，亨利身穿无尾礼服，紧张地解开衬衫和饰扣。此地！此时！“来呀，我们去喝咖啡，去吃晚饭去别的什么吧……”他一定会答应，在过去和在未来都爱着我的同一个亨利，通过类似蝙蝠次声波般的神秘时间感应，现在也一定会爱我！我松了口气，他果然立即答应了，我们约定今晚在附近一家泰国餐厅见面。图书馆服务台后面的女士目瞪口呆地看完了我们整个交谈过程，离开时，我已完全忘记了克姆斯歌特和乔叟。我轻盈地走下大理石台阶，穿过大厅，来到芝加哥十月的阳光中，然后小跑着穿过公园，我一路微喘个不停，幼犬和松鼠都远远地避开我。

亨利：这是十月普通的一天，秋高气爽。在纽贝雷图书馆四楼，那间装有湿度控制系统却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，我正在分类整理一套刚捐来的大理石纹纸。这些纸很美，但分类工作枯燥，乏味，甚至让人有些自怨自艾。事实上，我感觉一下子苍老了很多。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，痛饮昂贵的伏特加直到半夜，绝望地想要挽留住英格里德·卡米切尔施舍的爱，这种滋味有谁能懂？彻夜，我们俩都在争执，现在，我甚至都记不得当时究竟吵了些什么。我大脑里的血管突突直跳，我需要咖啡。我把那些大理石纹纸稍稍理了一下，任由它们

以一种乱中有序的方式四处散落。我离开了这个小房间，径直走向办公室，当我经过服务台的时候，听到伊沙贝拉的声音：“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。”我不由停下脚步，她的意思其实是说：“亨利，你这个神出鬼没的家伙，这会儿又想去哪啊？”然后就是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孩一下子回过头来，琥珀色的头发，高挑的身材，猛地攫住了我的眼睛，仿佛我就是上帝专门给她派来的救星。我的胃一阵痉挛。显然她认识我，可我真的不认识她。天晓得我曾对这个光芒四射的美人说过、做过或者承诺过什么，因此我只能用图书管理员最完美的语调说：“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？”而这个姑娘轻吐出我的名字“亨利”！她如此唤醒了，让我不得不相信在某段时间里，我们曾一起神仙眷侣般地生活。一切更加混乱了，我确实对她一无所知，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我问她：“我们见过面么？”伊沙贝拉此时给我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说：“你这个大傻帽。”可是那个女孩却说：“我是克莱尔·阿布希尔。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……”接下来她请我出去吃晚饭，震惊之余，我还是接受了邀请。尽管我没刮胡子，一副宿醉没醒的糟糕模样，可她看我的目光依旧灼热。我们约好当晚在泰国情郎共进晚餐。得到我的允诺后，这位克莱尔小姐便云一般轻巧地飘出了阅览室。我晕眩着进入电梯厢，终于意识到，一张有关我的未来、金额巨大的彩票，此刻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笑出了声。我穿过大厅，跃下层层台阶走上大街，猛然看见克莱尔正小跑着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，看她兴高采烈、蹦蹦跳跳的样子，我突然不知为何想哭。

当天晚上：

亨利：傍晚六时整，我从图书馆奔回家，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有魅力些。这段时间，我住在北迪尔伯恩大街上，一间小而奇贵的工作室兼公寓里，时常一不留神就会撞上那些碍人的墙、厨房台面和家具。

一：打开公寓门上的十七把锁，冲进客厅（其实也是我的卧室），开始飞速脱衣服。二：边冲淋边剃须。三：在衣橱深浅各处绝望地乱翻，我逐渐意识到，没有一件衣服是全然干净的。我发掘出一件放在干洗袋里的白衬衫，于是决定穿黑西服，缝线皮鞋，配灰蓝色的领

带。四：穿上所有这一切，却发觉自己像个联邦调查局特工。五：环顾四周，家里已是狼藉一片，即使有可能带克莱尔回家，我想今晚还是免了吧。六：面对浴室里的大镜子，我居然看见了身高一米八五、眼睛发亮、锋芒张狂、年仅十岁、穿着干净衬衫和葬礼司仪外套的埃贡希勒¹的样子。我琢磨着这位年轻的女士究竟看我穿过什么样的衣服呢？我显然不可能穿着自己的衣服从未来进入她的过去，她说那时她只是个小女孩？太多无可解释的疑团冲进我的头脑，我不得不镇定下来，喘口气。搞定！我抓起钱包和钥匙，锁上大门上的三十七把锁，挤进摇晃狭窄的电梯，在前门的小店里给克莱尔捎上一束玫瑰，连续走过两个街区，赶往约好的饭店。虽然行走速度远远破了纪录，可我还是迟到了五分钟。克莱尔早已坐在情侣包厢里，一看到我便如释重负了。她朝我招手的样子好像正在节日游行。

“你好，”我招呼她。克莱尔穿着一袭酒红色的天鹅绒裙子，搭配珍珠项链，就像是用约翰·格莱姆²手法表现出来的波提切利的³维纳斯：灰色的明眸，翘挺的鼻梁，像日本艺伎一样精巧的嘴唇。长长的棕红色秀发遮掩住她的香肩，一直垂落到后背，脸色有些许苍白，在烛光的映衬下还有几分像是蜡塑的。我把玫瑰递给她，“送给你的。”

“谢谢，”克莱尔欣喜若狂地说。她看了看我，见我正困惑，解释道，“你以前从来没有给我送过花。”

我滑进包厢里，坐到她的对面。我神魂颠倒了，这个姑娘认识我，而且，还不只是与我在未来某个时刻短暂相遇的人。女侍者前来呈上菜单。

“告诉我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所有的一切。”我说，“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原因么？我真是很抱歉——”

“哦，不，你现在是不应该认识我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知道……”

1 埃贡希勒 (Egon Schiele)，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、装饰画家和版画家。以色情的人体绘画而知名。

2 约翰·格莱姆 (John Graham)；俄罗斯裔的美国极简主义画家。

3 波提切利 (Botticelli)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，代表作有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和《春》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。”克莱尔低下声音，“因为对你而言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而对我来说，嗯，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。”

“多久呢？”

“大约有十四年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才六岁。”

“天哪！我们常常见面么？还是仅仅见过几次呢？”

“上次我见到你时，你让我记得在下次见面吃饭时给你这个，”克莱尔拿出一本淡蓝色的儿童日记本，“喏，这儿，”她递给我，“你可以自己留着。”我翻到一片用剪报做的书签，这一页的右上角蹲着两只小猎狗，里面是一长串日期。起始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我又翻过十六页印有小猎狗的纸，最后一笔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。我仔细数了数，共有一百五十二个日期，是一个六岁小孩用蓝色圆珠笔一笔一画写下的大号花体字。

“你做的这串记录？所有这些日期准确吗？”

“其实，是你告诉我的。你说，几年前你把这上面的日期都背了下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来的，这就像莫比乌斯带¹一样。不过，它们极其准确，有了它们我就知道何时去草坪找你了。”这时，女侍者回来请我们点菜，我要了一份椰汁鸡，克莱尔则要了份椰汁咖喱牛腩。另一名侍者端来一壶茶，我接过来，给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。

“那草坪又是哪儿呢？”我已经非常激动了。我从来没有遇见来自我未来的人，更何况是这个见过我一百五十二次、从油画中走下来的波提切利的维纳斯。

“我父母在密歇根那儿的一块地，一边是树林，另一边是房屋。当中有块直径三米的空地，空地上有块很大的石头。如果你到那块空地上去，屋子里没人能看到你，因为整个地势是隆起的，中间却陷在下面。我常常在那一个人玩，总觉得没有人能知道我在那儿。一年级时有一天，我从学校回家后，又去了那个空地，然后就看到了你。”

“一丝不挂的，可能还在呕吐？”

1 莫比乌斯带 (Möbius Strip) 是只有一面的连续曲面，它是用一条矩形纸带扭转 180 度后将端点连接起来而构成的。它的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。